

# 我記憶中的弘一大師

施正淵

大師在一九三八年到福建漳州弘法，卓錫祈保亭（七寶寺）期間，我那時十來歲，奉父命給大師送飯好多次，有幸認識大師。他清癯的身材，慈祥含笑的面孔，和藹可親的態度，使我感到溫馨難忘。他吃完飯後又用舌頭將碗裡米湯舔得乾乾淨淨，使我有點驚奇。後來聽父親說：「他富裕家庭出身，出家後刻苦修行，他愛惜五穀，是對衆生勞動成果的敬愛。」他的行裝很簡單，一床薄被、一頂蚊帳、幾件僧衣、一把雨傘。父親介紹說：他曾留學日本，生活十分富裕。現在過苦行僧的日子，甘之如飴，虔誠奉佛爲衆生，是他平凡中不平凡的所在。他心裡抱著「不爲自己求安樂，但願衆生得離苦」的信念，令人油然生出對他的敬意。

有一件事是我在一九四〇年聽到的，很受感動。那時，大師已雲遊泉州，卓錫檀林鄉福林寺。檀林鄉有一位信奉基督教的醫生名叫杜培材，在該鄉開設診所。杜醫生醫術精湛，求診者甚多，但診金藥費昂貴，貧者往往無力就醫，頗爲怨嘆。杜醫師聞大師來該地，因景仰

他的高才大德，就抽空到福林寺拜訪。大師亦耳聞杜醫生是名醫，即熱情接待暢敘，還寫了一副對聯，送杜醫生的「安人診所」，對聯曰：

安寧萬邦 正需良藥

人我一相 乃謂大慈

不久，大師又派人把一些施主所施的西藥十四件贈與安人診所，請杜醫生免費分贈貧苦的病人。杜醫師接到這批藥品後大受感動，從此，改變了立身處世的後半生，他寫了一封感謝信，其中云：「醫生者，充其量不過是一種靠技術謀生活，與其他職業無異。爲工作而生活，爲生活而工作，這種自私自利的心理，還說得上什麼『慈念衆生』或什麼『濟世爲懷』的虛偽的言詞嗎？今承蒙贈賜良藥十四件，我慚愧萬分，我希望良心會驅使自己把既往的卑鄙、自私自利行爲，有可能的範圍內，儘量地改革過來。效大師『本我婆心』，真正地把關懷民瘼的精神培植起來。大師精神方面賜給我的，比

物質的價值多百萬倍，我用最誠懇的敬意表示謝忱。」

再不久，聽到群衆紛紛稱讚「杜醫生是關心民間疾苦的好醫生。」

還有一些事，我也是事後聽到的。大師持戒謹嚴，對於各方施與作供養的錢財，都是婉言謝絕。有一次丁福堡居士寄錢讓他做夏衣，大師回信說：「承施禪衣之資，至為感謝！但音（注，指本人的名『一音』）今無所須，佛制不可貪婪，謹附寄還，並謝厚意。」另有一次，上海劉傳聲居士，恐大師道糧不足，未能完成南山律研究的著作，特奉寄千元供養，信由廣義法師轉呈。大師堅決辭謝。他對廣義法師說：「吾自民國七年出家，一向不受人布施，即摯友及信心弟子供養淨資，亦悉付印書，分毫不自己享受。竊素不管錢，汝當璧還。」其甘於淡薄的高尚風格是近世少有的。像這樣的嘉言懿行，不勝枚舉。

時光流逝似箭，大師圓寂至今六十多年了。一提起他，僧俗二界，都懷念在心，祈求大師乘願再來，普度衆生。

作者簡介：施正淵 男 一九二八年生 漳州市人民  
政府地方誌辦公室 退休幹部 副編審

### 嘎仙洞石窟寺遺址 見證北魏滅佛運動

近日大陸內蒙古鮮卑文化研究者考察發現，鮮卑民族不僅曾於其祖居嘎仙洞內建造一座規模非常龐大卻未竣工的石窟寺。嘎仙洞石窟寺開鑿工程之所以未完成，據專家分析，極有可能是因為北魏太武帝的滅佛運動而擱置。

在洞口附近左轉開始，一直到盡頭的空間之內，其側壁斑駁，凹凸不平，呈現棱角之狀，很明顯的有人工開鑿痕跡，此空間長四十公尺，寬、高各約十餘公尺。然而嘎仙洞主洞卻是側壁光滑，渾然天成。此外，石窟寺中亦發現常見的頂龕、像位、甬道等遺跡，這證明此地曾有過已具規模，但未竣工的人工雕鑿設計。

鮮卑人於西元四四三年所鑿刻的祭祖祝文，三十年前在嘎仙洞內被文物工作者發現之後，鮮卑文化研究者更加肯定嘎仙洞就是《魏書》記載的鮮卑人舊墟石室和祖廟。當時北魏太武帝曾派大臣李敞率衆到嘎仙洞祭祖，此洞於是被開鑿而成是可以確定的。嘎仙洞的後三分之二是人工開鑿，從其遺跡亦可推測，當時鮮卑人計畫建造一座規模宏大的石窟寺，然因宗教信仰所引起的重大變故，使得工程無法全部完成。